唐代诗人王之涣有《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 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 门关。'

这里提到的玉门关,又叫玉关,它着实是与 "玉"有关的。玉门关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 道上,是西域、和田等地所产美玉输入中原的必经 之地,故名。

其实,这也是史书文献中玉门关名称的由来。 在民间,玉门关却另有说法。

据说,古代丝路小方盘城一带,地形复杂,沟壑

纵横,杂草丛生,白天热浪滔天,容易中暑。晚上又 难辨方向,容易迷路。因此,这里被叫作"马迷途" 有一年,一支贩卖玉石的商队经过"马迷途"时迷路 了,商人们都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人们 发现一只孤雁落在地上,不停地哀鸣。一个心地善 良的小伙子捡起大雁,放在怀里准备在走出"马迷 途"后放了它。谁知商队在"马迷途"走了很久都没 走出去。这时,大雁说话了:"要想不迷路,方盘城上 镶宝玉。"大雁说出人言,让商人们惊诧不已,纷纷拿 出价值连城的玉石,大雁叼起一块就飞走了。

不久,人们看到远处有闪耀的光芒,于是便朝着 有光芒的方向走去,果然来到了小方盘城。这才发 现,小方盘城城门之上,镶嵌着一块玉石。人们恍然 大悟,于是把这里称为玉门关。

还有一说也颇有嚼头。话说丝绸之路畅通后, 西域诸国的商队络绎不绝地经此入关。于阗国的 "和田玉"也源源不断地经此运往内地。于阗国王为 换回中原王朝的大批丝绸,派了官兵,专门押送玉 石。官兵押运了几次后,出现了怪事,驮运玉石的骆 驼,一进城就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押运官对此束手 无策。前头拉骆驼的老人告诉押运官:"骆驼入关生 病,事出有因。咱们长年途经此地运玉石,从未祭祀 关神。再不祭祀,恐怕下一趟也要生病。"

押运官问:"依你之见,如何才能消病除灾,确保 人畜平安呢?"老人说:"用上等玉石,在关门上镶嵌 一圈,这样关楼就有了光彩,关神也就高兴了。"押运 官按老人的建议办了,骆驼的病灾果然消除,平安到 达了长安。关城城门因为砌了一圈闪光的玉石,从 此被称为玉门关。

玉可传世。世有传国玉玺,也叫传国玺,指秦始 皇统一六国后专用的玉玺。它的最后一次出现,是 在后唐。它是黄帝的印章,象征着皇权的威严。秦 始皇统一六国后,命工匠用蓝田山美玉——和氏璧 制成玉玺,刻有丞相李斯大篆书写的"受命于天,既 寿永昌"八个大字,雕有龙鱼凤鸟图案。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兵攻下咸阳,秦王子婴献 传国玺给刘邦。刘邦登基后,将传国玉玺珍藏于汉 朝长乐宫中,号称"汉传国玺"。西汉末,王莽篡权, 逼迫太后王政君交出玉玺。王太后气愤之下,将玉 玺扔到地上,玉玺被摔坏,掉了一角。王莽称帝后, 命人用黄金将缺角给补上。公元220年,曹丕逼汉 献帝让位,命人在玉玺左肩部刻下隶字"大魏受汉传 国玺"。后赵石勒灭前赵,模仿曹丕,在玉玺右肩部 加刻了"天命石氏"字样。之后玉玺以各种方式,相 继出现在东晋,南朝、齐、梁,隋朝,唐,后梁。

公元1126年,也就是宋靖康元年,金兵破汴梁, 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被金国掠走,此后便销声匿 迹。公元1294年,世祖忽必烈崩。"传国玉玺"忽现 于大都,叫卖于市,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伯颜曾将 蒙元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 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是否在其中遭到不测,不 得而知。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帝,继而北 伐,元廷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明 初,太祖遣徐达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 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然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明清两代,时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然皆附 会、仿造之赝品。如明孝宗时,曾有人进献所谓"传 国玉玺",孝宗认定其为赝品而未采用。皇太极灭了 蒙古林丹汗,其后裔献出所谓元朝"传国玺",上面刻 着"皇帝之玺"。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三十有九, 其中一方就是皇太极之"传国玉玺"。而乾隆时,清 高宗皇帝颇好考据,钦定其为赝品。但权且以假当 真,聊以充数,不曾深究。至清末,此玉玺存放沈阳 故宫,不知所踪。后来,开修黄河获得一块玉玺进献 乾隆,乾隆考证,亦为赝品。

民国成立,清廷退位。公元1924年11月,末代 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 踪影。当时,冯部将鹿钟麟等人追索此镶金玉玺,没 有下文。就此,数隐数现的"传国玺",最终湮没于漫 漫的历史长河之中,不知其踪。

玉玺消失了,世间依然有良玉。青海海东平安 驿,有"平安玉"之寓意。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 奖牌,用的就是青海格尔木的昆仑玉,质地细密,光 莹温润,洁透高雅,美观坚固。

昆仑玉当然与昆仑山有关。昆仑山,又称昆 仑虚、中国第一神山、玉山。横贯新疆、西藏间,伸 延至青海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 5500-6000米。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 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 "龙脉之祖",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大约45亿年 前,由于地球板块运动,在昆仑山脉与喜马拉雅山 脉巨大的碰撞压力和地底岩浆的作用下,形成了 美丽的玉石。

石之美者,玉也。古人惯于"寓德于玉,以玉比 德",为何?只因玉有温润莹泽的情致,缜密坚韧的 美感,它的质地、形状和颜色,也足以启发雕刻家、画 家和诗人的灵感。更有"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 之说,让玉透着满满的人情味。

昆仑玉又称和田玉,南朝梁周兴嗣所作韵文中 就有"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之句,意思是黄金产自金 沙江底,玉石出自昆仑山岗。由此可见,昆仑产玉自 古以来就印刻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在中国人心中, 玉有保平安的寓意和价值。

我国最古老的和田玉运输通道"玉石之路",即 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它的文化意蕴更是源远流 长:"宁为玉碎"、"化干戈为玉帛"、"瑕不掩瑜"、"锐 廉不挠"等等,都值得细细咀嚼,慢慢品味。

附丽以工艺色彩的中国玉器,经过数千年无数 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历众多统治者和鉴赏家的 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成为一种具有超 自然力的物品。"春秋战汉元明清,陋室文章觅知音。 雅俗共赏天下宝,止步云巅终半仙。"玉器从一开始, 就带有诸多神秘的色彩。一个人,若是与玉结上了 缘,便注定仙气萦身了。

好一个"生活在别处"

□ 陈放

"生活在别处",这是一句很有趣的话。换言之:迁徙 是人类生存的聪明手段之一

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估计来自远古时代的习惯。 那时候,原始人在一地呆的时间长了,附近的柴禾干草都 打来烧了火,吃的果子也都摘完了。一天能走回来的路 程半径中,能打到的野兽也变得比较稀少和狡猾了。刀 耕火种的结果,造成土地贫瘠……怎么办呢?只有搬家, 到其它的地方去谋生存,也许能寻到更肥美的土地。

人是不安分的。也许我们都是那些喜爱迁徙的人 后代。一切始于好奇心。人类在空间移动和探索的脚 步从没有停止过。动机千变万化,方式五花八门,交通 工具与时俱进。或因惧怕死亡,徒步穿越大地去寻求 永生之道;或为摆脱奴役,整个族群走上流散之途;或 出于宗教虔诚,一步一拜朝圣转山;或为了挑战自我, 跋山涉水;或纯粹为了休闲观光,探幽寻胜;要不索性 自拟攻略,呼朋唤友,畅游世界。道路不断延伸,地平 线不断扩展,直至边陲沙漠、海角天边……

古代关于旅游的名诗句,也是一种迁徙。永远走不 出家乡或家门的人,自然而然地有了"迁徙"的愿想。虽 然,这种迁徙不一定是以"永远定居"的形式固定下来。当 你没有任何想得出来的理由,只是一味想游走的时刻,不 么,出门旅游吧,它会抻长你既有的人生"半径",扩大

妨想想个中理由。宋代诗人陆游的一句诗就写出此种况 味:"本自无心落市朝,不妨随处狎渔樵。螺青点出暮山 色,石绿染成春浦潮。"既然"无心"又是"随处",你看渔樵 之景,即暮山色与春浦潮,多么的惬意!

平素的生活中,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像一个圆心和 一段半径,合围成一个不大不小的程式化的"圆",组成 了近似铁环的一个圈子,我们被圈定在这个固定的圈子 里活动,在固定的时间遇到一些固定的人,这就是在我 们'圆圈'里接触的人和事物。比如工人接触到的是班 组长和车间主任,教师遇到智商和悟性各不相同而又颇 有共同点的学生,医生遇到的是不同的病人,记者遇到 不同的采访对象,推销员遇到不同的主顾,交通警察遇 到的不同的违章司机……是的,这些相遇之人表面上看 起来,年龄悬殊男女各异,背景也不同……可是他们骨 子里仍是极为相似。工人都渴望今天不出废品,学生都 希望取得良好的成绩、受到教师的表扬,病员都希望早 日康复出院。主顾都对推销抱有天然的反感,同时捂紧 自己的钱包……这种不同中的相同,是人性的相通,是 让我们疲倦的根本原因。

既然疲劳疲倦不堪了,"未知视界"被拘定了,那

你生活的"圆面",增加你的未知面,让你活得快活、舒 畅。就外国人的角度来说,《马可·波罗游记》、英国毛 姆的《在中国的屏风上》等,堪称一幅亮丽的风景长卷, 为华夏留下了一面"老外看中国"的镜鉴,凸显了中外 友好交往的史实与文化姻缘。

若是撇开书本上的"游记",我越来越理解外国的 旅游者,为何在旅游时热衷于深入到北京胡同、苏州园 林和云南村寨,或者是贵州的"村超",哈尔滨热火的 "冰雪游"……他们是要了解鲜活的中国人的生活啊。 他们的这种旅游态度,值得国内旅游者仿效。这便催 生出一句话,叫作"生活在别处。"

人们在旅游中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就以市场 的商品来说吧,在偏远的粤东城市潮州,以前你怎么能 够想象,南京的叫化子鸡,镇江的灌汤包,天津的麻花, 广西的荔浦芋头,广州的肠粉和烧鹅,竟然一一出现在 你的眼前?这种物资的流通,其实是在天南地北的广 泛游历中增长了知识和才能,这就有了将彼处的"生 活"内容迁徙到此处的做法啊。我们赞美改革开放以 来各地人员自由流动、做活商品经济的局面,我们也忘 不了,这里头,就有"旅游"这种包含着"迁徙"因素的文 明活动的一份功劳。"生活在别处",这话说得在理啊。

潮州日報

2025年11月21日

星期五 编 陈

DD

<u>PP</u>

对



闽 东 沉 缸 香

□ 司润和

吱呀……哐……那是老巷深处,陶缸压上重石发 出的闷响,于我而言,却是故乡最深沉的心跳。我的 乡愁,不是澎湃的海浪,而是餐桌上那一碟透亮深沉、 咸鲜醇厚的鱼露。闽人称其"虾油",它是海洋的精 华,是时间与微生物联袂写就的味觉史诗,是穿透所 有闽菜风味的灵魂底色。

鱼露在闽地的酿造史,源远流长。它原是讨海人 保存鲜味、对抗潮湿的智慧,如今已是家家灶头不可 或缺的调味圭臬。在连江苔菉镇的蜿蜒石巷里,"依 海鱼露坊"的招牌被海风侵蚀得字迹模糊。守护着上 百口古陶缸的,是年过七旬的林依伯。他一生与海为 邻,与缸为伴,老街坊提起他,总会笃定地说:"依伯开 缸的手指,比测盐器还准!"

要想酿出顶好的鱼露,是一场与时间的漫长对话。 林依伯的坚持,近乎一种古老的仪式:海盐必用闽东大 粒日晒盐,粗粝干净;鲜鱼则只取春季捕上的鳀鱼,肉

薄脂丰,发酵最是醇厚。依伯挑鱼,眼亮如鹰,"要有鳞 光,要有海气!"

初夏的渔汛过后,酿造便开始了。依伯将鲜鱼 与海盐按祖传比例层层叠铺入一人高的陶缸,最后 压上沉重的溪石。他俯身缸口,仔细聆听盐粒析出 水分、鱼体渐渐塌陷的细微声响,对儿子低语:"这缸 里的日月,急不得。要等海风吹,要等阳光晒,要让 鱼虾自己把一身的鲜味,'说'给盐听。"整个过程,他 沉默得像港口远处的灯塔。

经过长达数月的静置发酵,缸内依托盐渍和厌 氧环境,悄然完成了一场伟大的转化。待到时机成 熟,便是"抽油"之时。依伯撬开缸顶的巨石,一股复 杂到极致的咸鲜气息澎湃而出,瞬间侵占整个鼻腔: 那不是单纯的咸或腥,而是一种沉郁的、醇厚的、带 着岁月重量的沉缸香。

他用长柄竹勺,小心翼翼地探入缸中,汲取中下层的

第一道原液。那色泽清亮深沉,其味浓烈,一滴人魂。我 总记得儿时,捧着一碗热腾腾的拌面线,母亲只需滴上几 滴这新出的头抽鱼露,再撒些葱花,简单的食物瞬间被注 入了整个海洋的魂魄。那咸鲜在口中漾开,继而回甘,缭 绕不绝,能让最挑剔的味蕾也为之臣服

这碟鱼露,是闽人面对大海的生存智慧,是深植于日 常的奢侈。它是福州锅边糊的底味,是荔枝肉的灵感,更 是所有闽菜无声的告白。前年,我在国外超市的货架上, 看到一瓶瓶工业化生产的透明鱼露,色泽统一,却寡淡失 魂。店主是位老华侨,看我拿起又放下,了然道:"后生家, 识货!这东西只能烧菜,当不了'蘸碟',更没有咱闽东陶 缸里晒出来的那种'古早味'咯。"

我顿生怅惘。原来,那缕穿透时光的"沉缸香",早已 将我的味觉驯化。它无法被复制,只能回到故乡,回到依 伯那口沉默的陶缸边,才能再次聆听,海洋与时间共同诉 说的、关于"鲜"的真正秘密。



扫码关注 百花台

投稿邮箱 czczrb@163.com

爷 爷 的 老 牛

□ 林烁

我家有一头老牛,从我小的时候它就在牛棚里,每 天跟着爷爷去地里耕作,往来时沉默无语,那双古井无 波般的眼睛颇有灵气,每次与它对视,我都觉得它是一 个智慧的生灵。它闲暇时在牛棚里散漫地摇着尾巴, 驱赶着蚊蝇,姿态放松,简陋的牛棚仿佛就是它的归 宿,它别无所求。有时为了哄哭闹的我,爷爷抱我去看 它,它也抬头看我,不知怎的,我觉得它的神态居然有 一丝好奇。长大后我想起此情此景,总认为两个赤诚 的生命,在那一刻得到了共鸣。

而在我的记忆里,爷爷也像一头老牛,踏实能干,沉 默少语。他在夏天的大太阳底下耸动着鼻孔,喘着粗气, 从一茬茬庄稼里面抬起头来,抹一把脸上流得横七竖八 的汗水,又把腰深深地弯下去,如一头老牛一般缓慢前行 ……而牛总是陪伴着他,走在他的前面,拖着沉重的犁,

两个深色的影子,在日光下模糊了一地。 其实爷爷很爱惜这头牛,平时都会割最鲜嫩的草给 它吃,也会在农余给它洗澡,嘴里念念有词,似乎在跟老伙 伴聊天一样,说说地里的庄稼,说说家里的子孙。村里的 孩子很多都是放牛娃,爷爷却不放心我去放牛,经常要自 己去。我曾经远远地看着爷爷跟在牛的身后走进草地, 头顶是深秋的天空,干净澄澈,空气却已寒凉。身旁有几 棵柿子树,火红的柿子挂在树梢,红彤彤一片。那幅画面 热烈而寂寥,矛盾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就像爷爷和他的 牛,明明已经颇具年岁,却在这个闲适的下午,在他们独特

的相处中,回到最轻松的状态。 如果说这世上有什么生灵能够最了解爷爷,那么 一定是这头牛。虽然它和爷爷在一起的时间不过十 一、二年,但这十年出头的时间里它伴着爷爷走过丧 妻、丧子的过程。面对一个稚子,强忍悲痛扛起生活重 担的爷爷只能对老牛吐露心声。这头牛和爷爷晒着一 样的太阳、踩着一样的泥地、流着一样的血汗……所有 的一切都有共通的语言,相伴前行的影子互相交叠。 老牛是爷爷,爷爷也是老牛。

可是纵使这头牛再通人性,它也不可能拥有人的寿 命。一只耕牛,也不过十余年的寿命,更何况它日日操劳, 也终于到了油尽灯枯之时。那天爷爷很清楚地察觉到老 牛的不对劲,拉了拉绳子牛不走,他就捧着牛头看了看,忽 然很仓皇地别开了眼。而后又拿了一把肥嫩的草喂牛,

可是老牛已经不吃了。我第一次在爷爷的神情里看出呆 愣,他仿佛极无措一般,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其实按照 正常的流程,这时候该叫牛贩子来买牛了,因为此刻牛还 活着,卖去屠宰场,还能卖个好价钱。但我和爷爷谁也说 不出这话,两人在院子里站了许久,爷爷仿佛下定了极大 的决心,仰头叹了口气,转身出门了。

老牛终于被牛贩子买走了,陌生人来牵它时,它有些 暴躁地撅了撅蹄子。牛贩子的鞭子要抽到它身上时,爷 爷给拦住了,他抚摸着牛头,流连于牛角和牛鼻之间,一下 子掉了泪。牛就这样安静下来,好像无数个日子里他被 爷爷牵走去工作那般,一步一步随着牛贩子出门去了。

院子里空空的,牛棚里还有老牛的气息,十岁出头 的我第一次明白,这世间确实有爱和理解是能够超越 种族的,这源自日日的相伴,源自孤苦心灵的寄托,源 自老牛和爷爷双目对视的那一个瞬间,都足以感天动 地。在以后的人生里,无论处在怎样的境遇,我的心里 永远都有一头老牛,沉默且坚定地耕耘着我的心田。 而爷爷的那滴泪,仿佛化作无数场甘霖降落于我的心 间,让我的心永远莺飞草长,花果香甜……